

■实干兴邦英雄谱之六

黄大发：黔北“愚公”绝壁凿“天渠”

本报记者 赵征南 通讯员 余娅

在日前召开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，习总书记一把拉开前排凳子，一再邀请他身后站着的两位老人坐到自己身旁，其中的一位是“核潜艇之父”黄旭华，另一位是黄大发。

黄大发是谁？这要从一段水渠说起。
“山高石头多，出门就爬坡，一年四季苞沙饭，过年才有米汤喝……”千百年来，苦涩的歌谣在贵州遵义原草王坝

村（现已与周边村合并为团结村）祖祖辈辈传唱。
“不怕山高石头多，苦干就能把贫脱，打岩引水造梯田，穷村变成金银窝……”如今，歌谣变了词儿，幸福之花在人们的脸上绽放。
从心酸到欢乐，黔北山歌的变迁鲜明地反映了百姓生活的变化。而这一切，都源于一条水渠的诞生。这是一条修建了 36 年的生命渠——总长近 10 公里，其中包括

7200 米主渠和 2200 米支渠，过三道绝壁，帮山村拔除了缺水的穷根。
村民们喊它“大发渠”，是用最简单而又最隆重的口头命名方式，来向修建这条生命之渠的领头人——老支书黄大发表达最诚挚的敬意。
近日，记者来到草王坝，和村民同吃同住，近距离感受“大发渠”这三个字的巨大魅力。



如今 82 岁的黄大发还时不时上山检修大发渠。（均遵义市播州区委宣传部供图）

“要让全村人吃上大米饭”

从空中俯瞰，宽 40 厘米、深 50 厘米的大发渠流淌着汩汩清水，如同一段白色“天渠”，横卧在绿色的群山之中，让人钦羡开山者的巧夺天工。

顺着流水的哗哗声，记者在山腰间寻到黄大发的住处，这是一栋多年未变的木结构平房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。屋内陈设极为简陋，客厅是唯一稍显亮堂的地方，灰白墙壁是黄泥巴墙外贴了白纸后饱经风霜的模样。一个采暖炉、两张毡布已经洗得发白的老式沙发，一台今年新买的液晶电视就几乎成了全部家当。厨房里，巨大的柴火灶台上，有一口大锅正烧着红薯。早饭前，他要先把两头猪喂饱。再往里，是他和老伴的卧室，只有一张床，没有衣柜，衣服和被褥堆了四处都是，很难相信这是老支书、“网红”的家。

黄大发“火”了。因为被习总书记邀请到身边坐下，这两天，众多山外的城市人也来拜访他。有人问他坐在总书记身边感觉怎么样？他直接乐开了花：“高兴得不得了。总书记对老人非常关心和尊重，真没想到，我晚年还有这种荣幸。”
还有人问他，像明星一样被人追着合影是什么感觉？他十分坦然：“我喜欢啊，这么多年，没白干。”他话锋一转，“我要干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”
初见黄大发，82 岁的他身高不到 1.6 米，体格瘦小，留着小平头，相貌

普通。如果没了络绎不绝的客人，他的生活与在大山深处所有农民一样，单调地围着农活转。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不怕高，在房顶、断崖上行走，比年轻人还矫健。

“爷爷对我们年轻人非常和蔼，经常能把我们逗笑，完全不像村民们口中说的那个‘倔老头’支书。”大发渠教育基地讲解员袁小丽说。

可熟识黄大发的村民都说，年轻时的黄支书倔得厉害。那时，他沉默寡言，除了唱山歌，没什么爱好，一心想着带领百姓致富，什么路子都试过。

“以前，草王坝谁家讨个媳妇，说 100 句好话，都未必说得动女方；现在，哪怕只说一句话，人家也愿意来。”村民徐开安感慨地说，“没有黄支书，苦日子不知道还要熬多久。”
过去的草王坝，是一个大米饭都吃不上村子，主食是难以下咽的苞沙饭——把玉米粒炒熟去皮再磨成粉，煮熟后食用。吃不上大米的原因不是没耕地，全村有 1500 亩耕地，关键在于缺水。滴水如油，是当地最真实的写照。

现在，草王坝很多和黄大发年纪差不多的老人家里，依然保持着过去的节水习惯——家中的水，除了饮用水，生活用水第一遍淘米洗菜，第二遍洗脸洗脚，第三遍喂猪喂牛。一家人洗脸洗脚都共用一盆水，那是老人们最深刻的记忆。

草王坝海拔 1000 多米，山高岩陡，石漠化严重。喀斯特地貌，一下雨，水就顺着空洞和岩缝往下流，一点也存不住。

那时的水叫“望天水”，那时的井叫“望天井”。望天井的水浑黄无比，喝起来“绑嘴”，但要喝上一口也不容易。有时得熬着夜在井口排队。如果想喝上不苦涩的清水，下山来回要两三个小时。整个村，几乎全部的劳力都在为水奔波。

没有水，种水稻难于登天，别说产业发展，草王坝人连温饱都是问题。对于饥饿，黄大发有着比其他老人更深的感受，他早年父母双亡，从小滚草窝，吃百家饭长大。他感恩于心，一心想报答村里人。

23 岁，他被推选为草王坝大队长，他决心为村民做好三件事：引水、修路、通电。他最先要实现的，就是修通水渠，让全村人吃上白米饭。

黄大发对着离村最近的螺丝水河动起了脑筋。螺丝水在草王坝的西侧，直线距离不过几公里，但这几公里并非一马平川，而是布满悬崖的天路。顺着天路凿开一条天河，这谈何容易。

“千百年来，草王坝人祖祖辈辈的引水梦，难道能靠一个毛头小伙子来圆”？草王坝人等水已经等疯了。一旦有了求生的梦想，那么，他们愿意和那个小伙一起奋斗。

当地公社非常支持草王坝人的申

请。那时，河南林州的太行山脉传来好消息，历经十年凿出的红旗渠顺利通水。在这一利好的激励下，由当地公社牵头，草王坝大队、健康大队、胜利大队共同开建“红旗大沟”，期待引来螺丝水，黄大发任指挥长。

没人懂技术，包括黄大发。平时抡锄头的村民，拿起铁锤钢钎，也不知从何处下手，只能用蛮力硬凿。为了打通一条长 100 多米的隧道，从未学过测量的他们，只能想出土办法确定水平线：竖起竹竿，人眼两边“校瞄”。洞口越打越深时，用耳朵贴着山听，往声音一致的方向打。

后来，隧道贯通了，水却没来。

“困难很多。最大的还是吃不饱饭，连苞沙饭都没得吃，有土豆吃就不错了。材料上，没有水泥，只能糊上黄泥巴、白石灰代替，效果却差很多。再加上没有设置导洪沟，大水一来，本就脆弱不堪的沟渠就被冲得七零八落。后来发现水渠的选址有误，当时为了惠及更多的人，水渠走得太高，和水源的高差不够，平时的水势太小，干旱的时候流到一半就断流了。”黄大发事后总结说。

当时，水渠烂了补，补了烂，修修补补十几年，渐渐地，参与修补的人越来越少。黄大发还想坚持，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，但梦想的破灭、精力的耗费以及生活的拮据，村民们撑不住了，黄大发第一段修渠故事以遗憾收尾。

大家打消顾虑，打算为千百年的通水之梦做最后一搏。“真的是最后一搏。每家每户，不管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青年，只要有劳动力的，都申请凿山。为了凑钱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家家户户像过节一样，兴奋地拉着苞谷、鸡鸭、鲜蛋，去数十公里外的集市卖钱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整个村子听不到一声鸡叫。所有人都把能拿出来的东西交给了黄支书。”村民徐国树说。

1992 年正月初三，瑞雪兆丰年。数百名开山者踏着飞雪，从各条小路汇集在一起，上山开渠。

黄大发首先在螺丝水的上游找到了新的引水源，比过去的水源要宽 150 米。此外，他搞责任渠。每 20 米水渠被确定为一个桩号，每个桩号按照施工难易程度确定不同数量的人工，每个家庭按照土地多少确定要投劳的人工。进度慢了，不结实，截面不均匀，1:7 的水泥砂浆比没做好……哪一段出了问题，就要找哪一段负责家庭返工，直至修好。

当然，最重视的还是安全。不光形式上做到时时刻刻讲安全，还要将安全规则细化，比如不要往山下看，脚要踩实，下雨停工，起爆前先警告等，最后除了摔死一匹马和一头骡，施工人员实现了零伤亡。“最怕的就是出现伤亡，出现一例，工程恐怕就没法再开展了。”黄大发说。

水渠一尺一寸延伸，梦想一分一秒靠近。1995 年 8 月 10 日，最后一块挡水石被搬开，伴随着悦耳的哗哗声，清澈的流水历史上第一次涌进了草王坝的土地。

庆功大会上，山村沸腾了。县乡领导、周边村民都来祝贺，村子里摆了 100 多桌。原本指挥部写了四页的总结报告需要黄大发宣读，可黄大发激动得一个字也读不出来。

那一刻，60 岁的黄大发，满是华发，“倔老头”再也止不住滚烫的泪水……

“他常把‘公家的事怎么硬都行，自家的事怎么软都成’挂在嘴边。”老伴徐开美说，修渠时水泥堆成山，家里的灶台破了，她想要一碗水泥补补，被黄大发坚决拒绝，“公家的水泥一碗也不能贪”，别人家都弄了地坪，而黄大发家是村里最后一个弄地坪的家庭。

最让徐开美难受的还是二女儿的离世。因为肾炎，女儿全身浮肿，高烧不退。“还是因为穷啊。年关将至，黄大发把家里的猪卖了 100 多元，我以为他带女儿出去看病，结果是垫钱买炸材修渠，女儿也很懂事，很支持父亲的修渠工作。她走之前，还一直在叫爸爸，爸爸……”聊起往事，徐开美很难过。

黄大发当时又何尝不难受。“听到女儿去世的消息时，正在山上干活的他两



远望大发渠的一段。



黄大发、徐开美结婚以来，几乎没吵过架。



有了水，黄大发的李子“大丰收了”。



大发渠擦耳岩和岩灰洞岩之间的一段，猫着腰才能通过，崖下就是数百米的深渊。